

《鹖冠子》源流诸问题

黄怀信

《鹖冠子》是一部先秦道家的著作,最早见著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因书中有不少文句与西汉贾谊《鹖鸟赋》相同或相似,长期以来被视为伪书,遭受冷遇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《黄帝书》出土以后,因其与帛书亦有不少相同或相类似的语句,从而又获得新生,并成为海内外学人研讨的“热门”。笔者治《鹖冠子》,首先对其源流诸问题进行了探讨,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现公于众,以与读者诸君共商。

一、《鹖冠子》的著作者

关于《鹖冠子》的著者,《汉书·艺文志》班固自注:“楚人,居深山,以鹖为冠。”颜师古注:“以鹖鸟羽为冠。”应劭《风俗通义》(佚文)曰:“鹖冠子,楚贤人,以鹖为冠,因氏焉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注曰:“楚之隐人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注:“鹖冠子撰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六《隐逸上》引袁淑《真隐传》曰:“鹖冠子,或曰楚人,隐居幽山,衣敝履空,以鹖为冠,莫测其名,因服成号,著书言道家。冯煖常(尝)师事之。后显于赵,鹖冠子惧其荐己也,乃与煖绝。”《高士传》有同说。

从上面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,《鹖冠子》的作者鹖冠子系楚人,是一名喜以鹖鸟羽毛为冠饰并以之为号的隐士,而且曾做过

冯援的老师。冯援，就是庞援。“庞”与“冯”古音相近，故多互用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附《李牧传》索隐曰：“（庞）援，即冯援也。”《李牧传》载：“赵悼襄王元年，廉颇既亡入魏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居二年，庞援破燕军，杀剧辛。”是庞援为燕将，系赵人。那么，鹖冠子本人又当到过赵。

鹖冠子系楚人，从《鹖冠子》本书即可得到证实。如《王钹》篇所记“柱国”、“令尹”等官名与官制，为楚国所特有。鹖冠子为隐士，观其名号不用真名即可不疑。曾为庞援师，从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二篇记庞援事亦可得到证实。因为二篇的思想与全书一致。而且《世贤》篇记赵卓（悼）襄王与庞援对话，庞援两次提到楚王：“楚王临朝为随兵”、“楚王闻传暮在身”，也足以作为佐证。关于鹖冠子到过赵，从鹖鸟的产地可以得到证实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鹖，似雉，出上党。”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“（辉诸之山）其鸟多鹖”，郭璞注亦云：“鹖音曷，出上党，似雉而大，青色，幽雅毛角，勇健，斗死乃止。”上党，战国魏地，后属赵，在今山西长治地区。现代动物学研究也表明，历史上鹖马鸡（即鹖）主要分布在今山西东北及河北西北部山地。这一地区，战国晚期正属赵地。又据《后汉书·舆服志下》，赵武灵王曾以鹖“表武士”（因其勇健善斗）。是赵国确有鹖。而楚地则无出鹖鸟的记载。鹖冠子既常以鹖羽为冠，则其必定居住在出产鹖鸟之地，亦可见鹖冠子曾居于赵。

以上分析说明，《鹖冠子》作者确系一名出生于楚，游学并定居于赵，喜以当地所产鹖鸟羽毛为冠饰，并以之为号，曾做过庞援老师而已佚名的隐士。

二、《鹖冠子》的篇卷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类著录：“《鹖冠子》一篇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：“《鹖冠子》三卷。”韩愈《读鹖冠子》云：“《鹖

冠子》十有六篇。”《崇文总目》著录：“《鹞冠子》三卷，今书十五篇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亦著录：“《鹞冠子》三卷，十五篇。”今本亦分三卷，十九篇。各不相同。另外也有作八卷者，是与《墨子》等书的混编，可不论。

那么今本是否《汉志》之旧呢？前人论此，多持否定态度。如《崇文总目》曰：“今书十五篇，述三才变通，古今治乱之道。唐世柳宗元尝辨此书后出，非古所谓《鹞冠子》者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曰：“《四库书目》《鹞冠子》三[卷]十六篇，与愈合，已非《汉志》之旧。”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曰：“《汉志》止一篇，韩文公（愈）所读有十六篇，《四库书目》有三十六篇（按：不知脱“卷”字），逐代增多，何也？意者原本无多，余悉后人增之欤？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《汉志》作一篇，而《隋志》以下皆作三卷，或后来有所附益，则为可知耳。”这是前人以今书非《汉志》之旧、古今本篇卷相差悬殊的看法。

今考《汉志》著录书籍，是“篇”“卷”互用，而每家总计，则“篇”“卷”同计为篇，说明其“篇”与“卷”或相当。因而，《汉志》之“一篇”，不当与今十九篇之篇同观，而应视为卷。而卷之大小，由人划分，古今可以有异。所以，《汉志》仅一篇，尚不能证明今本非《汉志》之旧。

也有以今本《鹞冠子》为《汉志》之《鹞冠子》与《汉志》兵家《庞媛》或纵横家《庞媛》合编本者。如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曰：“《艺文志》兵家有《庞媛》三篇，《鹞冠子·兵政》称庞媛问（按：今本作“庞子问”），而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等篇直称媛语。岂媛学于鹞冠，而此二篇自是媛书，后人因鹞冠与媛问答，因取以附之欤？”顾实《汉书·艺文志讲疏》则进一步指出：“兵家《庞媛》三篇，汪刻本《汉书》作二篇，合此《鹞冠子》一篇，正符三篇之数。”王闿运《题鹞冠子》云：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鹞冠子》在道家，又《庞媛》二篇在纵横家。《隋志》则《鹞冠子》三

卷，无《庞煖》书矣”，“则随（隋）三卷者，因合《庞煖》二篇与”。

考今本十九篇中，十二篇为专题论文，七篇为对话。七篇对话中，《近迭第七》、《度万第八》、《王铎第九》、《兵政第十四》、《学问第十五》五篇均记庞子与鹖冠子的对话，皆以“庞子问鹖冠子曰”开篇；而《世贤第十六》记赵卓（悼）襄王与庞煖的对话，以“卓（悼）襄王问庞煖曰”开篇；《武灵王第十九》记赵武灵王与庞煖的对话，以“武灵王问庞煖曰”开篇。毋容置疑，以“庞子问鹖冠子曰”开篇的五篇，系一人手笔，而且此五篇与十二篇专题论文在内容上据研究有完整性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；而以“（赵）王问庞煖（煖）曰”开篇的二篇，则又系一人手笔。因为一称“庞子”，一称名，昭然有别，而且内容上亦欠相属。又以常理，言庞子问鹖冠子，自系《鹖冠子》书中事；而赵王问庞煖，与鹖冠子无关，不得属《鹖冠子》，而正当名《庞煖》或《庞煖》。而庞煖，实际上就是庞煖。因为“煖”，“煖”二字古音相同，陆佃注亦云：“煖，一作‘煖’。”是古本有直接作庞煖者。所以，《世贤》与《武灵王》二篇当系庞煖书。

那么此二篇又当属哪一家《庞煖》呢？以内容，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二篇所记，有兵家性质。如《世贤》庞煖曰：“昔伊尹医殷，太公医周武王，百里医秦，申廌医郢，季原医晋，范蠡医越，管仲医齐而五国霸”，“治之无名，使之无形。至功之成其下，谓之自然。故良医化之，拙医败之”。《武灵王》篇更是通论“百战而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胜，善之善者也”，言“此阴经之法，夜行之道，天武之类也”，正类兵权谋家言，而不似纵横家语。所以，今本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二篇，当系《汉志》兵权谋家之《庞煖》。然而兵权谋家之《庞煖》通行本《汉志》作三篇，而今本《鹖冠子》中又找不出另一篇当为庞煖书的文字，而且其余十七篇本身又有完整性，看来兵家之《庞煖》，只有从汪刻本《汉

书》作“二篇”了。除二篇以外的十七篇，思想内容及文字上既具有完整性，那么，就应当是《汉志》道家《鹖冠子》之旧。所以，今本《鹖冠子》当是《汉志》道家《鹖冠子》与兵权谋家《庞煖》之合编。

今本十九篇，除去《庞煖》二篇，尚有十七篇，仍与韩愈所见不合。又当如何解释呢？我们认为，今本《泰鸿》与《泰录》，原本当是一篇，而后人分之。因为《泰鸿》与《泰录》均论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，从内容上看是一个整体；从篇名看，“录”，是记录、登录的意思，《泰录》篇未出现“泰录”，却以“入论泰鸿之内，出观神明之外；定制泰一之衷，以为物稽”开篇，与《泰鸿》篇开篇“泰一者，执大同之制，调泰鸿之气”相贯应，可见《泰录》是《泰鸿》的续录。

那么今本是何时所合，十九篇又是何时分定的呢？

考最早引《鹖冠子》而文在十六（七）篇之外者，为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等人所撰的《艺文类聚》。该书卷十九引《鹖冠子》曰：“赵武灵王问庞煖曰：‘寡人闻飞语流传，曰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’”见今《武灵王》，说明当时已合。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等人撰写的《群书治要》引《鹖冠子》，亦及《世贤》篇，是唐初《庞煖》二篇已在《鹖冠子》。所以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著录的三卷本必为已合之本，因为《隋志》即魏徵等人所撰。《隋志》本为《五代史志》，其书之撰，总括了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官私书目之所著。所以，今本《鹖冠子》之编，很可能在梁陈以来，以至在魏晋以来，因为魏晋间官家校书频繁。当然，十九篇之分定，即《泰鸿》篇被一分为二，也就是合编者之所为了。因为今本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并非简单地编排在后面，而是有所调整。

十九篇之分既在韩愈之前，韩愈读之，为何只言“十有六篇”呢？我们说，韩子所读，当是尚未编入《庞煖》二篇的原本

《鹖冠子》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对书籍进行重新编辑分篇，一般都是官家校书时所为。而官家所校之书传至民间，需要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民间原有的旧本不可能没有流传。那么，韩愈所读为未被编合之旧本，也就不奇怪了。至于宋人所见的十五篇本，又当是未编旧本之残缺。这又说明，直到宋代，《鹖冠子》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在流传。

三、《鹖冠子》的撰作时代

原本《鹖冠子》，即十二篇论文和五篇以“庞子问鹖冠子”开头的对话，所记最晚之事，为燕将剧辛兵败自刎。《世兵》云：“剧辛为燕将，与赵战，军败，剧辛自刎。”那么，其撰作自应在此事之后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记此事曰：“（燕王喜）十二年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剧辛故居赵，与庞煖善，已而亡走燕。燕见赵数困于秦，而廉颇去，令庞煖将也，欲因赵弊攻之。问剧辛，辛曰：‘庞煖易与耳。’燕使剧辛将击赵，赵使庞煖击之，取燕军二万，杀剧辛。”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此事曰：“（悼襄王）三年，庞煖将，攻燕，擒其将剧辛。”《史记·李牧传》记此事曰：“赵悼襄王元年，廉颇既亡入魏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居二年，庞煖破燕军，杀剧辛。”是剧辛之死在赵悼襄王三年、燕王喜十三年，即公元前242年。所以，至少《世兵》篇之撰作不能早于公元前242年。至于其他诸篇，或许有更早者。因为《武灵王》篇记武灵王问庞煖（煖），庞煖（煖）答言所讲“阴经之法，夜行之道”，与《夜行》“圣人贵夜行”思想完全一致。是当时庞煖（煖）已受学于鹖冠子。这也说明，鹖冠子夜行之说，当时已有。赵武灵王公元前325至299年在位，即使是武灵王晚年，去悼襄王三年亦已五六十年。所以，《鹖冠子》一书，当是鹖冠子一生学术的结晶，其撰作年代跨度当较大，而最终完成，当在公元前242年以后，但也不会太晚。因为一则是年龄的关系，二则是

不避“迁”字。如《王钺》篇云：“不见异物而迁。”《泰录》篇云：“与时迁焉。”《世兵》篇云：“斡流迁徙。”而“迁”则是继悼襄王以后赵王的名讳。所以，原本《鹖冠子》的完成，当在赵悼襄王之世。悼襄王在位九年，公元前236年卒。那么，《鹖冠子》的最终完成，就当在公元前243至236年间。

又从“庞子”称谓看，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庞煖弟子的手笔，其实不然。我们知道，“子”确是对人的尊称，但鹖冠子与庞煖，他们虽有师徒关系，而年龄则不会相差过大。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赵武灵王与赵悼襄王世，而二世本身相差已达六十年。加之庞煖早年已学有所成（答武灵王可知），也是一名学者。所以，鹖冠子为了表示尊重而称庞煖为庞子，完全可能。而若谓系庞煖弟子所作，则其不可能对鹖冠子的思想、语言了解如此之清楚，而且时代也不相当，因为全书没有更晚的词语与事件。

至于原为《庞煖》的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二篇，时代自当稍晚。因为《世贤》篇提到“卓（悼）襄王”谥号。赵悼襄王卒于公元前236年。所以，《世贤》之作，至少要在公元前236年以后。悼襄王卒后其子赵王迁即位，七年而赵亡。二篇称“庞煖”，当是其本人手笔；又篇中没有出现“迁”字，也没有赵亡以后以至秦统一的迹象，所以当在赵王迁之世。而且根据年龄，庞煖也不可能活到赵亡以后。因为武灵王晚年至赵亡（公元前228年）已近八十年，而武灵王晚年庞煖已学有所成。所以，《世贤》、《武灵王》二篇，至少《世贤》篇之作，当在公元前236至228年之间。

总之可知，今本《鹖冠子》文字的最终撰作时代，当在公元前236至228年之间，可见其确是一部先秦文献。

四、《鹖冠子》的版本

《鹖冠子》传世最早的文本，是唐贞观年间魏徵《群书治要》所引。而该书实际上只节录了《鹖冠子》《博选》、《著希》、《世

贤》三篇部分文字，而且无注。其次有唐贞观年间马总《意林》所引，也仅节其要语两条而已。完整的传本，只有宋徽宗崇宁年间陆佃《鹖冠子解》一种。该本卷首有陆氏《鹖冠子序》，次列韩愈《读鹖冠子》，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（也有不分卷者），十九篇，双行夹注，含校、音。后世出现的各种传本，实际上都是以陆解本为祖本。

陆解本传世版本较多，主要有：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江阴艺风堂藏明翻宋本、明正统间所刊《道藏》本、明弘治间碧云馆活字印本、明万历四年刊《子汇》本、明嘉靖间刊《五子书》本、清乾隆间钞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乾隆间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活字本、清嘉庆十年张氏照旷阁刊《学津讨原》本（《四部备要》本所祖）、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刊《十子全书》及其覆刊、重刊本等，不下数十种。

陆解本中，目前流传最广的要属《四部丛刊》本。此本左右双栏，白口，半页八行，行十七字，分三卷。实际上，此本并不最善，错误较多。最善的本子，当属《子汇》本。此本四周双栏，白口双鱼尾，半页十行，行二十一字，传为潜菴子所校，是目前传世版本中错误最少的本子。当然，《道藏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学津讨原》本等，也都是比较好的版本。明弘治本今不可多见，其版式为四周单栏，白口，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字。正文各句顶格，注低一格，偶有“原作某”字样。上有清高宗弘历题字，当是《四库全书》祖本。《五子书》本也称《辑校鹖冠子》，系欧阳清所校，其文字、版式颇似《四部丛刊》本，当有关系。《武英殿聚珍丛书》本也称《校订鹖冠子》，系纪昀等人所校。

陆本以外的传本尚有：1. 明隆庆间沈津编《鹖冠子类纂》。此本节录《鹖冠子》各篇文字，间注字义，在《百家类纂》内。2. 明万历十九年刊陈深所编《鹖冠子品节》。此本节录《鹖冠子》要语，分为“佳品”、“神品”、“妙品”，间附评语，在《诸子品节》

内。3. 明天启五年朱养和刊《鹖冠子集评》。此本题“宋陆佃解，明王宇永启评，明朱养纯元一、张尧翼幼青参评”。系在陆本基础上于行间偶加评注，并于天头以眉批形式集录前人数十家评语，不注出处。其书重在评，对文字训诂无有发明。4. 清康熙间马骕《鹖冠子之言》。该本节录《鹖冠子》《博选》、《著希》、《环流》、《近迭》、《王钺》、《天权》、《能天》、《学问》诸篇本文，无注，在《绎史》内。5. 清嘉庆间姚文田撰《鹖冠子音谱》。此本节录《鹖冠子》文句之有韵者，将叶韵之字加以圆圈，下注篇名。以韵别类辑，在《古音谱》内。6. 清光绪间李宝沚《鹖冠子文粹》。此本录《鹖冠子》《博选》至《能天》十七篇原文，加以删节圈点，间附按语，在《诸子文粹》内。7. 民国间张文治《鹖冠子治要》。此本录《鹖冠子》《博选》篇原文，无注，前有《鹖冠子传略》，在《诸子大纲》内。8. 民国七年初刊张之纯《评注鹖冠子菁华录》。此本基本上全部录存了《鹖冠子》十九篇原文，只有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三等篇删节了部分段落。双行夹注，并附眉批，在商务印书馆《评注诸子菁华录》中。另有清末民初王仁俊辑《鹖冠子佚文》一卷。此本实际所辑只有一条，在《经籍佚文》内。

近世又有所谓“敦煌唐写本残卷”本。此本由傅增湘先生于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第三卷第六号首先披露。该文明《跋唐人写鹖冠子上卷卷子》。文曰：“《鹖冠子》上卷，唐人写本。凡二十六纸，每纸二十八行，每行十七字，都七百二十行。末一纸后空八行，距书名后空一行，低二格题‘贞观三年五月敦煌教授令狐衰传写’一行十五字。卷中‘民’字皆缺末笔。每纸接缝处，纸背钤有朱色花纹记。用笔劲秀，结体方博，微具褚、虞遗范。开卷题‘鹖冠子卷上’，次行顶格写本书，不标篇目。以今本核之，自《博选》起，次《著希》，次《夜行》，次《天则》，次《环流》，次《道端》，次《近迭》，次《度万》，至《王钺》篇‘上序其福禄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’止，盖上卷为今本八篇有半也。第‘行畔

者不利’下寻绎文义未终，不知何以划断为卷，疑未能明也。每段下有注。”

另齐齐哈尔市图书馆今藏也有所谓“唐人写本《鹖冠子》残卷”。据介绍，该本“硬黄纸，有竖格，天地有横线，书高二十四厘米，长三百三十二厘米。共有一百八十行，每行十七字。内存原文四十四节，注文十三节。卷末顶格题书名‘鹖冠子卷第一’。下空一行顶格书‘大唐贞观三年五月校定毕’十一字。避唐太宗讳，文中民字皆缺末笔”。“其书残文起‘凶者反此’，迄‘退谋言弟子愈恐’，即《环流第五》（残篇）、《道端第六》、《近迭第七》，计此写本存文二篇有半。”是与傅见本又非一本。

敦煌卷子中有《鹖冠子》，按理说也不足为奇。问题是以其文字（傅《跋》所附）与今本相校，则疑窦丛生：该本文字虽多异文，但几乎无一超出陆校，凡陆佃云“一作某”者，该本必定作某。以《道端》篇为例，“然后有以量人”，陆注曰：“一本无‘然’‘以’二字。”该本作“后有量人”，无“然”“以”；“长不让少，贵不让贱，足以知礼达”，陆注曰：“达，或作‘迭’。”该本作“足以知礼迭”，不知“迭”为“达”字之误；“第不失次，理不相舛”，陆注曰：“舛，一本作‘奸’。”该本作“理不相奸”；“二者先定素立，白蓼明起”，陆注曰：“立白蓼，一本作‘七一曰藻’。‘藻’一作‘慕’。”陆注“七一”二字当有误，而该写者不知，亦径从之，作“二者先定素七一曰慕”，可笑之至，可见其必据陆注。而且注文文辞浅近，不引经典，只作串讲，无甚发明，不似古注。如：“夫寒温之变，非一精之所化也”下注：“寒温交变，非一精所化合之者，繁”；“天下之事，非一人之所独知也”下注：“天下事非一人独为，赖辅弼者之功”；“出究其道，入穷其变”下注：“出当究其道，入当穷其变”。“与天与地，建立四维”，陆注曰：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谓之四维。”而该注更是直接运用了陆注。还有妄改者，如：“所备甚远，贼在所爱”，改为“贼在甚近”；

“天不开门户”，改为“天不闭门户”。脱文掉句，亦所在多有。如“忠者，君之政也；信者，君之教也”句，作“忠者，君之教也”，脱“政也信者君之”六字；“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，制天地御诸侯使圣”，缺“使信”，脱“地”字，等等。可见其必非古本。加之其所用“硬黄纸”，与民国间北京流传的伪敦煌卷子基本相同（李学勤先生说）。所以，所谓“敦煌唐写本残卷”，当是民国间之伪造品。

齐齐哈尔图书馆所藏也是“硬黄纸”，文字与傅跋本基本相同。如《道端》篇“天定之，地处之”，“处”，均作“居”；“夫寒温之变非一精之所化也”，“寒温”均作“温寒”；“贼在所爱”，均作“所（甚）近”；“天不开门户”，均作“天不闭门户”（据义“闭”字非）；“忠者君之政也，信者君之教也”，均脱“君之政也信者”六字，等等，尽管也有个别异文，亦必系一人之所伪造。

五、《鹖冠子》的校注本

《鹖冠子》旧注，惟北宋陆佃《鹖冠子解》一家。陆佃字农师，号陶山，宋越州山阴人。少勤学，受经于王安石。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，授蔡州推官，选为郢州教授，召补国子监直讲。元丰时擢中书舍人，哲宗初为吏部侍郎。徽宗即位，参与修《哲宗实录》，迁吏部尚书。曾出使辽国，归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。后罢知亳州，卒于官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精于礼家名数之学”，有《埤雅》等书传世。其《鹖冠子解》大概作于晚年。《序》中说：“此书虽杂黄老刑名，而要其宿时若散乱而无家者。然其奇言奥旨，亦每每而有也。自《博选》篇至《武灵王问》，凡十有九篇。而退之读此，云十有六篇者，非全书也。今其书虽具在，然文字脱谬不可考者多矣。语曰：‘书三写，鱼成鲁，帝成虎。’岂虚言哉？余窃闵之，故为释其可知者，而其不可考者辄疑焉，以俟博洽君子。”是其并非经意之作。难怪后人多有非议。如王闿运批评其“训诂

则望文生义，无所取也”。

事实上，陆解很有价值。首先，作为第一家，其筭路蓝缕之功即不可没。书中不少疑难词句，就是靠它而得到了解释，今天仍有价值。即使解释错的，对后人也多有启迪。就篇幅言，陆解虽不是逐句有解，但相对于后世各家，还是比较详备。而且在释词解义的同时，往往能引据经典，证明并疏通文义。陆解的另一贡献，是大量保存了《鹖冠子》古本的异文。陆解虽然校勘不精，但书中大量注明“一本作某”或“或作某”，使后人能够了解古本异文，成为今天校勘《鹖冠子》的珍贵材料。另外，陆解还对部分容易误读的句子作了断句。如《天则》篇“举善不以昏昏拾过不以冥冥决此法之所贵也”，“决此”下注一“句”字，使人不致将“决此法”连读；《天权》篇“故莫务行事与其任力俱终塞故四发上统而不续”，“俱终”下注一“句”字，使人不致将“塞”字属上，等等。可见也有益处。此外，陆解还为不少字注明了音读，也有价值。

陆解以外，晚近以来通注《鹖冠子》的有王闿运、张之纯、吴世拱、张金城四家。王闿运（1833—1916）字壬秋，祖籍湖南湘潭，生于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。自幼勤勉好学，七岁入私塾，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。十九岁应县试，补诸生。二十四岁中举人。二十七岁（1860）入曾国藩帐下任幕僚。后历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、衡阳船山书院山长、江西大学堂总教习。1908年湖南巡抚岑春煊以“耆儒”报请朝廷，授翰林院检讨，后又加侍讲衔。1914年入京，任清史馆馆长、参议院参政。1916年病逝于湖南衡阳。

王氏《鹖冠子注》作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。其书虽号通注，实际上总共只有一三〇余条，而且多则一条二三十字，少则一两个字，实在是间注中之简注。一三〇条注中，有不少属于校字、注音、断句，于文义无大发明，看来诚为信笔之作。当然，它的特点也就在简。王氏本的另一特点，是对版本文字有所校勘，而且

偶有所得，也算是有所贡献。

张之纯，又名纯一，民国初年人。所编《评注诸子菁华录》，依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杂家、兵家之次序，选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贾子新书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扬子法言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鹖冠子》、《鬻子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尸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孙子》凡十八种子书，“就原书择尤采录，详悉评注，并细加圈点”。其《鹖冠子》注多采用或演绎陆佃注，亦有自注，对读《鹖冠子》也有帮助。

吴世拱，江苏盐城人。师从于曾任湖北大冶县知事、河北大学兼民国大学教授的尹桐阳。所撰《鹖冠子吴注》成书于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八月。《序》中说：“夫探研旧籍，洞窥其学说与时代为归。某作与非某作之真伪，系一人之事，既微且轻，无从正辩，亦可置之。考其名物训诂及学术思想，埒为秦前之物，决非后世所能段借。惜荒堙既久，脱落者多，纰缪之士擅自改夺，还反旧观，莫有依据。世拱校注，几及三年，犹有未安云。”可见其确实下了一番功夫。而且从篇幅上说，该注可谓最为详备。吴注的基本方法，是先释词，后串讲，释词能重视声音的因素。同时还大量引用典籍文献，以疏通证明文义。吴注还对书中用韵情况一一作了指明，尽管有很多不对。吴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吸收，基本上是闭门造车，所以免不了出现很多错误。另外由于吴氏过分相信声训，所以望文生义者有之，穿凿附会者亦有之。尽管如此，吴注还是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，值得重视。

张金城，原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于长卿先生的研究生。所撰《鹖冠子笺疏》，刊在《国文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九期上。其《叙例》中说：“余既入上庠，承于师长卿先生，训诲谆谆。每想通观子书精义。先生曰：‘欲博观，必自专精始。求专精，先从一子下功夫。’余欣然受教，因请以《鹖冠》始。求乎子史之中以笺

其义，疏其注。并就古注类书所征引，有可以验其讹夺者，略为之正。法郝懿行氏笺疏郭注《山海经》之例，先列陆氏旧注，圈外罗列前贤之说，最后案以己意。文既成，名曰《鹖冠子笺疏》，盖冀因训诂之明以达全文之精微也。”《笺疏》吸收了除吴注以外的几乎所有前人校注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因而能多有发明。同时，《笺疏》还汇多种版本及《群书治要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文选注》等所引，对原文进行了精审的校勘，时有创见。《笺疏》的另一贡献，是一一详细注明了陆佃注中所引经典的出处。当然，他的校注也并非全部正确。

通注之外，校注及于《鹖冠子》者尚有以下数家：

一、洪颐煊。洪氏成书于清道光初年的《读书丛录》中校释《鹖冠子》疑难词句七条，涉及《博选》、《环流》、《度万》、《世兵》、《天权》等六篇。

二、俞樾。其成书于清光绪间的《诸子平议》中校释《鹖冠子》疑难词句三十二条，多有发明。

三、孙诒让。其成书于清光绪十九年的《札迻》中校释《鹖冠子》十七条，多以《群书治要》所引为校。俞樾评其书“精熟训诂，通达假借，援据古籍以补正讹脱，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。每下一说，皆使前后文怡然理顺”。

四、孙人和。孙氏1929年刊发在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第三卷第二号上的《鹖冠子举正》，校注《鹖冠子》四十三条，以校为主，涉及《著希》、《兵政》、《能天》之外的十六篇内容。

还有“古注”，即所谓“敦煌唐写本残卷”中的注。该注涉及《博选》、《著希》、《夜行》、《天则》、《环流》、《道端》、《近迭》、《度万》及《王钹》篇，傅增湘录为七十九条，每条多释一大句。该注虽实不古，但注文本身对读原文也有帮助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